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全解卷三十二　　宋　林之奇　撰

周書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

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
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
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
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
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
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

辭于罰

此篇乃周公既卜洛而言遂規度經營建爲二邑以其一為下都遷殷之頑民使居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遂告以遷居之意如盤庚三篇是亦告民以遷居之意然當盤庚之將遷也雖以耿之地卑弱昏墊非下民之利然其在位者不以其遷為便乃扇為浮言以惑民聽民遂相與咨怨而不適有居使其驅之以刑脅之以勢夫誰敢不聽從而盤庚則不然雍

容而曉譬之丁寧委曲使其心曉然知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然後與之從事蓋以常人之情好逸而惡勞故安土懷居而重於遷從必其所以告諭之者較然明白然後能使下之從上如臂之使指也若夫周公之營洛邑以遷頑民方其規度之始命庶殷以工役之事而庶殷之人翕然丕作則其遷也必不如盤庚之民齟齬而不肯從也況此篇之作即洛邑而告之則是既已遷矣而猶告以遷居意者何哉蓋當武

庚之叛殷民與之相煽而起以覬非常其氣燄甚熾向微周公則周之為周未可知也是殷人之意妄意以為殷可以復興周可以遽滅也昔宋襄公有霸諸侯之志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周既衰微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晉女叔寬曰萇叔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夫天之所棄固不可興其所壞固不可支然自非深知天命者不能知之也周公慮殷之餘民知淺識短竊不自量而有興復之

志當武庚之倏起而即敗則周不可遽滅商不可復興也明矣而其僥倖萬一天下有變以逞其忿怒之心猶恐其未之已也故於其遷也諄諄告戒之言先言殷以淫泆之故而自絕於天非我周家詭謀匿計以營求之汝惟當有爾土以寧幹止不可有他慮以自速罪戾也昔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輕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

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英布等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夫以人之不服已而以計覆之使無噍類以絶後患此固暴虐不仁如項羽者之所忍為周公必不為也然而使周公以其嘗預於武庚之亂而移之遠方夫孰以為非哉周公之心則不然方且建都邑而移之以自近惟以優游寬大之言漸摩而柔服之以消其

強梗悖亂之氣而咸歸於善此其所以為周公而後世不可得而及也成周下都也王城所以定九鼎是為王都故成周為下都為王氏之學者以成周即洛邑初無王城成周之辨説春秋者亦多以王城成周合而為一夫王城之與成周歷代諸儒所紀甚詳其援證為明白不可破也攷之微子畢命之篇則殷之民可謂頑也王氏曰此頑民者乃商王士而謂之頑者以其不則德義之經而無常心故也王氏之意謂

周公之所遷者皆其士大夫以其心之無常故雖士而謂之民此强說也既謂之頑民又謂之多士則其遷也不獨士而已以王命誥者言誥者成王之命而誥之者則周公也先儒曰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據此篇多亦是據篇中爾殷遺多士之言而以二字為此簡編之别如先儒所言是有其義非得其本意也三月先儒以為周公致政明年之三月成周南臨洛水故曰新邑洛言周公以此三月始於此所建新

邑之洛用成王之命以告商王之衆士也殷遺多士所謂殷遺民也弗弔言不為旻天所弔閔故大降喪于殷家而覆宗絶祀也先儒以弔訓至言殷道不至非也其於大誥篇已論之詳矣殷既喪亡故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勅正殷命以終於上帝言上帝勦絶其命也終者所謂天禄永終也殷命既終則周代殷受命以奄有天下故謂爾多士言我之代殷非我周敢弋取之也周以世世

脩德故天監代殷莫如周焉王氏曰肆爾多士者肆之而不誅也與眚災肆赦肆大眚之肆同意謂其致天罰也惟誅獨夫紂而已脅從罔治也蓋周公將言我小國敢弋殷命故呼爾多士而告之王氏之說蓋強說也先儒謂天祐我故爾多士臣服我亦非經之本意如魏之代漢晋之代魏宋之代晋齊之代宋梁之代齊陳之代梁周齊之代後魏隋之代周是皆弋天命也言小國亦如大誥言興我小邦周蓋謙辭也

春秋諸侯多稱敝邑正此類也允罔固亂當從蘇氏之說曰固讀如推亡固存之固信哉天之固治不固亂也惟天不畀殷家以永命蓋信其不固亂者此所以輔我周家從百里而起以我周家居於王位豈敢求之哉惟上帝既不畀殷家以永命故下民皆秉心而為我蓋以天之明畏自我民明威故也我豈嘗弋而求之哉明者天之所明也此其所以佑周畏者天之所威也此其所以棄商明畏之來如影響然未嘗

有毫釐之差也上帝引逸此古人之言而周公聞之也言發政施仁以使民安逸者上帝之所引也引者謂言其命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則逸民豈非上帝之所引乎有夏桀不適逸民之道則惟上帝之於夏家猶降格而嚮之葢譴告謹戒欲其改過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

正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而已此上帝降格嚮于時夏之意也天雖譴告警懼於桀而桀不能用天之戒大為淫泆而為辭以自解釋所謂矯誣上天是也桀雖有辭而不足以欺天故天無所念聞而其惟廢墜其大命降而致其罰乃命爾多士之先祖成湯革夏正以有九有之師湯之革夏正也則擇其夏之俊民使之治四方下文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是也殷之君自成

湯以至于帝乙無有不明德而恤祀恤祀者謂致敬以奉社稷宗廟天地之祭祀也明德則人安之恤祀則神享之人神共歆此天所以大建而安治有殷使之歷運綿長基業鞏固殷王又皆兢兢業業惟恐失上天之心不以天之丕建保乂於我而自怠也故罔不配天而布其德澤焉在今後嗣王謂紂也紂則淫酗肆虐而不明於德謂祭無益而不恤於祀故視天道猶無明況能聽念先王所以勤勞國家之道乎蓋

自古昏暴之君其不能率先王之遺範者多矣然未有不畏者惟紂謂已有天命天既不畏之矣則其視先王之政為如何哉此言正與召誥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理雖相反而意則同也紂雖為大淫佚不顧於天顯民祇故惟是上帝不保降若此大喪于殷家也天有顯道天顯也下民祇若民祇也不顧于天顯民祇上不畏天下不敬民也惟天之所以不畀殷家以永命盖以殷紂之不明厥德

也故凡在於四方其國無小無大而至於喪亡者皆天罰之有其辭也如紂之不明其德而天不畀豈非有辭乎今爾多士猶謂殷未有滅亡之罪而天猶惓惓於殷此則不知天命也爾當安居於此其可懷他慮乎唐孔氏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亦罔弗克壽則帝乙以上非無辟王而此言無不明德恤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稱其先王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

而言之此說甚善昔魯莊公丹楹刻桷御孫諫曰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夫桓公固不足道也而以為有共德立文抑揚之法自當如是古之人皆然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

寧榦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年于兹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前既言紂之所以失天下亦如桀之墜厥命周之代殷亦如成湯之革夏其一興一廢皆本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爾多士當平心定氣深思其所以然之故安於天命而不可有他慮故此又申言之凡我之所

以不以爾之罪為可誅而赦之又為之遷之以自近使之漸染而自化無非天命也靈善也王者之治天下其舉措動作無非天之事故其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凡所以施之國家者非人之私意所能為也惟當承天意以從事而已矣能奉天者天之所子其絶於天者天豈享之哉紂之肆為淫佚而不明於德故腥聞于天而天所斷棄乃監求于天下四方可以代殷者宜莫周若也蓋周之文武大

能善奉天之事以治其民故天有命而命我周曰當斷絶殷之命而汝代之也割殷與割正夏之割同惟天以割殷之命命我周王故周王以勑殷命而告于天也蘇氏曰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商是也此說甚當漢孔氏曰告正于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生事此則非也蓋此方言天命我有周故周告于天而後代之此所謂告即所謂告于皇天后土之意也非大告武成之

告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漢孔氏曰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其說不明白不如蘇氏於惟我事不貳適曰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乎貳適再往也其言是矣至於惟爾王家我適乃曰惟于殷則觀兵而歸已而再往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此則是泥於先儒觀兵之說而為此解也荀子曰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

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蓋王者之用兵既度之人又度之已已可以取之而彼未可取吾不動也彼可取而已未可以取之吾不動也必其彼有必敗之理已有必勝之道計之之審而後有事焉則豈有再往而定乎蘇氏之言是也但觀兵之說無經見某於泰誓已嘗論之詳矣惟爾王家我適當連下文説爾王家指殷也言凡我之事未嘗再往而後定今於爾王家所以往而伐之者蓋我之言曰惟爾殷紂大無法度

天人之所共棄則我之勝商豈至於再乎武王數紂之罪曰力行無度而其所以為無度者如曰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則其無度也不亦大乎紂既以無度之故天人之所共棄然後我從而伐之則我之於爾本豈有伐之之心哉使紂能明厥德以光大成湯之緒則周文武雖有聖德亦將永為商之諸侯以藩王室而已惟其暴虐淫酗靡所不為天意之所憤怒民心之所咨怨故不得不應天而順

人也則商之喪亡非禍端自周而動也其亂從而起矣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紂乃自伐也故周伐之此所以曰我不爾動自乃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亦此意也周人伐殷蓋我念天命而就誅爾殷之大罪戾者故不正治其餘黨也蓋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此爾多士所以得至於今尚存焉王氏曰今不正治汝不忍助天為虐也酒誥曰天非虐惟民自速

韋乃以滅殷爲天之虐可乎猷發語之聲也遷居西爾即遷於洛邑也洛者土中而云西者以殷之故都所向而言也唐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西廻故爲居西也人情莫不欲安故王者必使民安其田里而無絲毫之擾然後斯民得以享其康寧今乃使爾有遷徙之勞非我一人所奉之德不使爾康寧也是惟天命之所宜然在乎無違而已故朕不敢有後而稽留天命爾無以遷居爲出於我之意而怨我也惟爾之

殷先人蓋皆有冊書典籍以紀載殷革夏命之故事爾之所備知也則我周之伐殷亦如殷之革夏而已爾其可以有他辭哉今爾乃出怨言曰殷之革夏而夏之多士皆廸而進之簡而擇之使在王庭故有服行職事列於百僚今周之於多士也不然則是周猶不能忘小嫌而捐小怨如殷之於夏也蓋我一人所聽察而任用之者惟其德而已有德則進無德則退豈有彼此哉唐太宗嘗曰朕任官必以才不才雖親

若襄邑王神符亦不妄授若才雖仇若魏徵不棄也太宗且然而況於周乎今爾多士染殷之餘習驕淫矜夸無所不至予其敢求爾于天邑商而用之哉其所以舍爾而不求者以其無德也非以有殷之讎而棄汝也我惟循湯故事肆赦爾罪而矜憐爾愚還之於王都以式化厥訓此非我之罪也亦是惟天命而已蓋王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其所舉動天即聖人聖人即天故周公之於

殷遷其頑民以密邇王室與夫以其無德而不任之以官雖皆周家之政皆以為天命也奄淮夷也四國三監及奄也方武王即世而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挾武庚以叛周公親率兵以誅之先誅三監後伐奄自伐奄歸周乃大降黜爾四國民命明致天之誅罰於汝其餘民則自遐遜之地而移之以密邇王室使之親比以臣事於我家以多為遜順革其不善之習也周公東征則來自奄者周公此言王若曰昔朕來

自奄則以來自奄爲成王與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同自洛而視殷之故地則殷爲遠故以遷于洛爲移爾遐逖王氏以爲徙其民於遠方此事無所經見既徙之遠何爲而又遷之周哉王氏又以我宗爲康叔既徙之遠方而康叔封於殷之故都安得臣於康叔乎我宗猶言我家也非康叔也言爾多士之罪固可殺然我不忍不教而誅汝故我惟是命令以申告汝也我之營作大邑于此洛邑也蓋以四方諸侯朝覲貢

賦而無以賓之又欲使爾多士服勤奔走以臣於我而多為遜順以四方之故故有王城以多士之故故有成周既建此都邑以遷爾多士矣爾庶幾能有此新土先儒以為還有本土非也其遷之也將使容邇王室弍化厥訓豈又還有本土哉庶安居於此幹事於此而得其所止也爾若能修已以敬則天必有以畀予之矜憐之畀矜者廸簡而在百僚也左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蓋殷士

之敬則是遷善遠罪故天畀矜而使周用之也如其不敬則豈特不能有此新土而已哉我將致天之誅罰於汝之身也今汝惟是安居於汝之新邑而其子孫孫繼繼承承居於此則爾其有幹有年于兹洛邑矣繼爾居則是有年也小子與酒誥之言小子同謂其子孫也先儒以遷為遷善其說為曲不如蘇氏曰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孫其有興者其所由來皆自於遷洛殷人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

也是也蓋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至情也故以此誘之王曰又曰者唐孔氏謂凡言王曰者皆是史官録辭非王語也今史官録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盡故言又曰蘇氏曰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别之皆不如薛博士之言曰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疑此二句有誤陳少南尤為詳明曰王曰之下當有文其簡脱矣又曰者承上文而言之也多方之末曰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

和則無我怨用是知王曰之下當有文也乃或言爾
攸居其文承上上簡脫矣予不能知其下矣此篇與
盤庚皆是告以遷居之意故其辭意多相類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即盤庚所謂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
汝威也時惟天命無違即所謂天其永我命于茲新
邑也無我怨即所謂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也
大抵皆然蓋古之聖人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其
諄諄告諭之言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不約而同也

漢之初以婁敬之言遷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其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是亦遷殷頑民之遺意然周公之遷殷民盖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故雖商之餘民染於惡化不能自反而成王康王建皇極於上周公君陳畢公敷大德於下歷百年然後斯民丕變於忠厚漢之遷豪傑徒為強本弱支之術而已非有化之之道也故關中以五方雜錯風俗不純

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
姦其與周之風俗固萬萬不侔矣不獨此也周公之
遷之也則以優游寬大之言雍容而漸漬之使之感
而歸善漢則不然惟命之遷則遷未嘗有誥諭之辭
秦少游學士曰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若
漢者所謂不及言者也

無逸　　周書

周公作無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之興也以百里之諸侯積德累功乃代商而有天下天下一統矣而後成王嗣立成王之立也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制禮作樂制度紀綱罔有不備天下太平矣而後成王即政盖其膺萬乘之尊於幼稺之年覽萬幾之務於盈成之後非有櫛風沐雨之艱而

遂據此富貴之勢非有殫精疲神之勞而遂享此治安之效則逸豫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矣故周公於其即政之初而遂作此篇以為戒也范内翰嘗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救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頼於賢乎周公於成王逸豫之心未萌而其諄諄告戒之言已如此此其所以為周公也漢孔氏曰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而豐祭酒亦曰仲尼序書以周公所戒名篇夫

周公之戒成王其大意固在於無逸然謂以此義而命篇之名則必有窒礙矣何者以書之五十八篇其命篇之名固不能皆可以包括一篇之義也其說蓋由於以序書之作出於孔氏之手故以其篇名為皆有其義殊不知此皆當時之史官撮取數字以為簡篇之別故其義有可得而通者亦有窒礙不可得而通者苟不於命篇之名必求其義則無拘泥之弊矣書之序有直言其所作之人而不言其所作之事者

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立政是也司馬侍講曰本篇論無逸之事文義已明白易曉故孔子作序但云周公作無逸而薛博士亦曰無逸之義昭矣於其序之也正其名而已故曰周公作無逸此亦不然夫無逸之序既不言其所作之故而於篇之發首亦不言之則謂其文義明白易曉故於其序但正其名而已可也然考之五十八篇於其發首有詳言其所作之故則是文義已明白易曉矣何為又申言於序

邪蓋書之序本自為一篇不以冠於每篇之上故其體徃徃不同有其事迹見於序而發首則不言者湯誓大誥是也有其事迹見於篇首而序則不言者咸有一德是也惟此篇之序與發首並不言其所作之故此皆各出其當代史官一時之旨意不可以為說也是故為之說者必窒礙於五十八篇之中矣君子所其無逸者言君子之所在其惟無逸也司馬侍講曰周公歎美君子所在常不可逸是也蓋人君之一

身而賊之者甚衆或以酒或以色或以音樂或以田獵或以宫室或以珍禽竒獸皆可以兆天下之亂而其原則自於人君之逸而人君有好逸之心則是數者乃有隙而可入矣此君子所在所以不可以逸也然人君以無敵之貴無倫之富則何欲而不獲何為而不遂故雖萬里所不可得而致者可使致之於數步之内數年所不可得而成者可使成之於一日之間如此則逸心浸淫矣是以逸者常易而無逸者常

難逸者常多而無逸者常少自非有以警懼而制馭
之使之憂於是慮於是而其好逸之心有所畏而不
敢發有所慊而不肯發則何以能無逸哉故君子之
無逸者必先知稼穡之艱難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
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
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
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
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

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勞也懼也危也皆然周公欲無逸者先知稼穡之艱難是亦孔子欲哀公思之之意也有以思之則其戒謹恐懼之心不敢忘有以知之則其矜憐撫養之心其敢忘乎哉此所以無逸也司馬侍講曰夫農之事最為勞苦艱難寒耕熱耘沾體塗足終歲勤力幸無水旱螟蝗風雹之灾然後以所得先輸租稅次償逋債所餘已無幾其田多口少者僅能周一歲之用其

田少口衆者不免又假貸於人其所食不厭糟糠其所衣不具裋褐若稍遇水旱饑饉則凍餒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為天下之至勤受天下之至苦天下之人衣食皆出於農能活舉天下人性命而農夫反自無衣食至於凍餒而死觀此言則天下之所謂艱難者豈有復過於此哉夫能以稼穡之艱難常置於胷襟之間一思及此則怵惕惻隱之心油然而生矣盖將謂彼之勞苦萬狀我何忍以逸為哉斯民必將得

以從事於畎畝之間而無絲毫之擾也蘇氏曰舊說
先知農夫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為深
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
難乃所以逸樂此說是也先儒之失在於謀之一字
以逸豫為謀則是有心於逸有心於逸則將為民害
矣惟以稼穡艱難為念而不留意於逸者乃所以能
逸蓋好逸未必得逸無逸者自然逸也李翺曰人皆
知重斂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柳子厚

曰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為商其為利也愽是周公無逸乃逸之説也夫無逸而乃逸非是無逸者其心已在於逸也效之必至理之固然也自古無為之治惟舜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揚子問道亦曰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無為矣然舜之所以享其逸者豈無所用其心哉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則稼穡艱難備嘗之矣不獨知之也此其所以無為而逸也人君知稼穡之艱難

不徒然也欲知小人之所依夫小人之所依者衣食也魚無水則死故魚之所依者水人無衣食則不能以自存故人之所依者衣食君能知人之所依者在是則其一注一措一號一令惟恐其奪民時而困民力使其失所依也其可以逸乎相視也視彼農夫不孝無知之子其父母勤勞於播種收穫得以養育其子其子不勞而坐享其父母之養故不知稼穡之艱難既已不知之矣故其操心不危而慮患不深以苟

目前所以肆為逸樂輕費妄用以敗壞其父母之基業而又叛諺不恭無所拘束既而誕妄以欺其父母不然則狎侮其父母曰汝乃故老之人無所聞知意謂其無所聞知故不能享其逸樂徒自苦耳古之人君惟自側微而起者無不有知稼穡之艱難如漢高帝宣帝光武唐太宗本朝太祖太宗皇帝是也惟繼體守文之主未嘗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一旦嗣立遂享有前世之富貴得之既易故其於稼穡之艱難

鮮有知之者如宋武帝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
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
宫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有近侍進曰大
舜躬耕歴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
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夫文帝
元嘉之賢君也猶不足於此况其他乎夫文帝以耨
耜為耻誠為失德然其餞衡陽王也將行勑諸子且
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

長豐逸不見百姓艱苦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則是文帝於稼穡之艱難非不深知之也彼其以武帝之躬耕為耻者蓋耻其先世之微耳唐明皇嘗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其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宋文帝使其子饑唐明皇使其子刈麥皆是恐其生而富貴不知饑餓耕穫為何等物故致之於困厄勞勩之地而使知之也子既知之則不敢侮其父母

矣如宋孝武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其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齊廢帝東昏侯起宮殿皆布飾以金碧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東昏侯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此則所謂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宋武帝齊東昏無足責者若漢武帝則可責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是文帝之心戰戰兢兢惟恐其不能享先帝之餘慶也而武帝則不然起建章宫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户土木之功過於前世數倍則其心必以前世之制為狹隘鄙陋不足以示天子之尊也惟其輕視前世之制故由此而積之則髙皇帝之約束紛更始盡矣胡不思曹參問惠帝之言曰陛下孰察聖武孰與髙皇帝而乃傲睨前世以為不足乎雖其號

令文章煥然可述而其所失者大矣故周公取喻於
小人之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
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誠盡夫不肖子之情狀
此而進戒於王蓋欲王謹守文武憂勤恭儉之道以
濟斯民不可少有改易方可以持盈守成也觀諸漢
武帝乃知周公之言誠萬世之明鑒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之作無逸蓋以成王聽政之初而天下既已太平未嘗勞其筋骨苦其心志而遂據此崇高之勢享此治安之效則畏懼之心易弛而驕怠之心易生故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而又以夫小人之逸諺誕侮者戒之使之知夫前世積累之不易而不敢輕也然周公之心猶以為未也又稱商家之君其無逸者則歷年有永其逸者則蚤隧厥命使成王將欲耽於逸樂以苟目前之娛則無望乎享國歷年之永將欲耆艾

壽考以保無疆之福則雖一日之逸亦不可為也蓋聲色游畋以肆其逸豫之情人君之所欲也而享國長久以介眉壽又人君之所大欲也以其所大欲節其所欲庶其知所慕矣此周公作無逸之本意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殷之鑒在夏后之世則周之鑒其在殷之世矣故周公之戒成王所以舉商家無逸之君而為言也司馬侍講曰前代無逸之君多矣獨稱商家以來賢王者商事最近周人熟知其詳

故取其切近者言易法也商之賢王不言成湯而言三宗者危内翰曰三宗繼世有天下之君與成王同是也此篇言周公曰嗚呼者七司馬侍講曰人欲有所言若意深事重則必先歎息周公語每更端則曰嗚呼是也中宗大戊也大戊湯之玄孫大戊兄雍已之立為王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及大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其廟為中宗蓋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其他廟則親盡而迭毀惟祖宗之廟則百世不毀焉

故劉歆曰天子之廟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大甲為大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周公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大戊之稱中宗蓋殷人以其有德以立廟為宗而不毁曰中宗者其廟號也嚴恭寅畏天命者言其畏天也蓋天命之無常脩德則降之以福不脩德則降之以禍故不可不敬畏之也唐孔氏謂嚴是威恭是貌

寅是心胡博士則以嚴為貌恭為行寅為心如薛博士豐祭酒皆從而為之分別皆不必如此既曰嚴又曰恭又曰畏蓋言其畏天之心有加而無已書之文其義同而重復言之者多矣此正如所謂日嚴祇敬六德言敬重六德之人與之共事而王氏以為貌嚴行祇心敬也其畏天也豈徒然哉自度者自治以法度也猶所謂身為法度也能自治以法度則不耽於逸豫矣史記曰大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

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大戊之於天命其戰戰兢兢如此故其自度可知矣惟其自度故以治民則致其祗懼而不敢荒怠自安也昔禹之訓有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則治民不可以不祗懼也酒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大戊之嚴恭寅畏天命所謂畏天顯也治民祗懼所謂畏小民也

惟其無逸如此故在天子位享國祚者七十有五年
高宗武丁大戊之孫武丁未即位之前其父小乙欲
其知稼穡艱難人民疾苦故使之出居民間勞苦於
外及小人共事故曰舊勞于外爰曁小人諸家說者
無不以說命言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
為高宗舊勞于外之證據說命既乃遯于荒野以下
之文乃甘盤逃遯而去匿迹晦名不知其所終故高
宗欲傳說之訓朕志非是高宗舊勞于外之事也高

宗既久居民間親履其勞是以起而即天子位則不敢逸豫居喪則凉陰而三年不言其篤於孝道如此既免喪則可以言矣故言而天下莫不雍和蓋惟其不言故言則天下信之矣而高宗之所以治民者則亦如中宗不敢荒寧故能善治商邦或小或大皆得其懽心無有怨之者先儒以靖為謀言善謀殷竊謂靖當訓治釋詁曰靖謀也周頌日靖四方毛曰謀也鄭曰治也鄭說為勝則此亦當訓治惟其無逸如此

故高宗之在天子位享有國祚者五十有九年也祖甲湯孫大甲也大甲者大戊之祖論世次之先後則先大甲次大戊次武丁今乃以祖甲列於武丁之後者先儒曰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而蘇氏之説尤為明白其説曰此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此説為得周公之本意而鄭康成乃以祖甲為武丁子帝甲案殷本紀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

甲淫亂殷復衰殷之君既有祖甲而又其世次在於
武丁之後則其說似為勝然帝甲既以淫亂而殷道
衰則非無逸之君周公豈取之哉康成之說以謂帝
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為不義逃
於人間故曰久為小人此說蓋本於馬融無所經見
難以憑信陳少南亦以此說為信而以司馬史記為
誣且謂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此其文不可謂不以世次先後言之也夫周公

既以享國之長短為先後而列序其事於上矣其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蓋因前之文也非其世次也唐孔氏引國語曰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司馬氏以帝甲為淫亂之主不為無據豈可謂之誣哉觀太甲之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又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正所謂不義惟王舊為小人則以祖甲為太甲豈不明甚寧不愈於康成所載祖甲舊為小人之

事乎惟太甲之初立陷於不義而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宮致之於憂患之地而作其愧恥之心既三年矣則能悔過自責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故其起而即位則能知小人之所依不為逸豫以奪民時而困民力故能安順於衆民雖鰥寡不能自存者皆有以敬而養之惟其無逸如此故大甲之享國者三十有三年也自時厥後謂繼三宗而立者或在中宗之後或在高宗之後或在祖甲之後也其所

立之王生則逸豫無度自適一己之樂而不復恤斯民焉其所以逸豫者則以生於深宫長於富貴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故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惟其逸豫如此則所以伐性殞壽者多矣故其享國高者十年短者三年而已周公引商家之君以其賢否為之鑒戒蓋欲使成王憂勤於上如商之三宗則其享國之永亦將如之久者七十五年其下者亦三十三年苟逸豫於上如商之後王則其享國之

促亦將如之其久者不過十年其下者惟三年而已成王將何擇哉世之人多以壽夭歸之天命殊不知人之或壽或夭於已取之而已矣茍其憂勤如三宗而其享國之促至於四三年逸豫如後王而其享國之永至於七十有五年如此則可以歸之命何者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若夫憂勤而壽逸豫而夭乃其所取也豈命也哉古人有言曰目愛采色命曰伐性之斧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

桀鼻悅芬芳命曰薰喉之烟身安輿駟命曰召蹶之
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則肆逸豫者最為害
之大伐性殞壽所由以起也今夫天下之民其居於
深山窮谷之中者暴露其膚體勞苦其筋骨歷歲窮
年而不得休息雖終其身而不知聲色臭味之為可
好故其壽多至於百年其居於都邑之間輦轂之下
者紛華之可樂嗜慾之可玩故多不得其天年而死
以是觀之則人君之壽豈不本於無逸乎自古人臣

之愛君未有不欲其君之壽考盖洪範五福一曰壽
五福以壽為先則世之所謂百福者莫壽若也天保
報上之詩也則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而召公之
對揚王休也亦曰天子萬年天子萬壽周公之戒成
王盖欲其享國長久與天地相為無窮其愛成王之
心可謂至矣而其所以享國之久長者則在於無逸
以是知周公愛君之深所謂愛君以德者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

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之戒成王既引商之三宗憂勤不怠而歷年有永欲成王以之為法又引商之後王逸豫自適而蚤

墜厥命欲成王以之為鑒意謂三宗享國之長非天實延之也在我者有以延之也後王享國之短非天實促之也在我者有以促之也天之於人吉凶壽夭如影響然豈獨私於三宗而偏疾於後王哉以其有逸不逸之異耳成王將欲享國長久如商三宗則其無逸之心豈可以不如三宗哉此實周公愛君之至然周公之心猶以為未也又以文王享國之效而告之蓋前代之君去周之近莫如殷而我周家祖宗之

成憲可為楷模者比之商又為近焉故先引商家之君而後言我先王也如伊訓之篇先言夏后氏之懋德而其子孫之弗率遂言其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古之大臣陳善閉邪以啟沃於君者率用此道也周公嗟歎而言不獨商王然也我先王亦然我周之大王王季皆能謙抑而畏懼未嘗懷驕危之心故大王之所以能肇基王迹王季之所以能勤勞王家而周之基業自此興矣文王繼之然亦不敢逸豫以困斯

民焉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將使以一人而治天下不以天下而奉一人故文王之治其國惟以斯民之不獲為慮而不以一己之憂勤為難恭儉節用以卑其衣服也蓋為就其安民之功與其治田之功而已柔和恭敬之德皆盡美也蓋為懷保小民與夫加惠於鮮乏之鰥寡之人而已自旦至于日中及日昃不暇飲食也蓋為咸和萬民而已夫欲天下之匹夫匹婦無有不被其澤則無望乎適一己之便逸豫

者可以適一己之便矣而天下之民必有不得其所者使文王為鮮衣美服則必不能就安民治田之功狠虐暴慢則必不能加惠於窮民惟口腹之是念則必不能咸和萬民何者天下無兩全之利也是以文王寧屈己以便民不肯拂民以奉己也然文王之愛民不獨此也又不敢盤樂於遊田者盖以庶邦之貢賦惟供所當用者若以供遊田之費則非其正矣夫天地之生財有限而庶邦之貢賦有常若以供其私

費則必有不繼者而横賦暴斂將自此起矣文王之所以不敢盤于遊田也惟文王之無逸如此故其享有國祚者五十年受命惟中身者文王九十七而終而享國五十年則受天之命而繼世即位以九十七言之正得其半故於身為中也唐孔氏曰文王即位時年四十七於身非中而言中身舉全數而言之也徽懿皆美也徽柔懿恭言柔之與恭皆盡其美非以聲音笑貌而為之猶言允恭克讓也日中昃謂日中

及昃時也左傳曰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是以日有十數平旦而後食時食時而後日中日中而後日昳昳即昗也謂日蹉跌而下也說文曰日在西方時昃也夫謂之食時則人飲食蓋以此時今自旦至日中及昃而不暇食其勤可見矣遑即暇也唐孔氏曰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言艱難是也在易損上益下為益損下益上為損損下者宜上之益也而乃為損者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也文王欲即康

功田功則甲其衣服欲恵鮮鰥寡則㣲柔懿恭欲咸和萬民則不遑暇食身為人君而其奉養如是之薄經綸如是之勞可謂損上益下矣而其效則至於享國久長益孰有大於此者乎而說者乃有文以憂勤損壽武以逸樂延年之言其戾於經世之言文武之年者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文武之年皆所謂期頤之壽也魚麗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是文武

皆以憂勤之故而後享其逸樂非文王憂勤而武王逸樂也既非文王憂勤而武王逸樂而文武又皆享期頤之壽安得謂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哉為此說者蓋以文王世子之言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惟文王自減其三以益武王故有損壽延年之言所欲與武王以三齡蓋將以成其克商之志則是文王年十八生武王至崩時武王年八十矣即位十一年而伐商既克商二年而崩其集大統也蓋

在於所與三齡之內不與之則商不可得而克其所以或損或增者非以憂勤逸樂之故也周公謂文王以無逸享國久長先儒乃謂文王以憂勤損壽學者將孰信哉繼自今嗣王繼自今以往嗣世之主皆當如是也司馬侍講曰不獨成王當以為戒繼自今以往嗣世之主皆當以為戒周公用意深遠垂訓後世。故并言之是也淫過也觀逸游畋皆所謂逸豫也欲必一一而辨之則如隱公之觀魚莊公之觀社所謂

觀也秦二世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唐敬宗日晏坐朝所謂逸也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所謂游也太康畋于有洛之表所謂畋也夫觀逸遊畋人情所不能免也先王豈惡之哉所惡於觀逸遊畋者謂其過也過而為之如前數君之所為則所費不貲下民有受其弊商之後王所以享國之促者蓋以此也故自今嗣王不可過為觀逸游畋之樂以萬民之稅賦惟供其所用者其可輕費而妄用哉或曰

庶邦或曰萬民亦是史家之體經緯其文不必為之說也能愛惜萬民之膏血而不以供一己之私欲則其享國亦將如三宗文王矣夫享國之長久在於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以萬民惟正之供而漢武帝恃其富強之資靡所不為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宫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黄門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臺又嘗勒兵十餘萬北廵朔方遂東幸緱氏登中嶽東

巡海上封禪泰山復並海北之碣石歷北邊八月之間行萬八千里其費不可勝計於是摧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其肆為逸樂以橫取於民一至於此乃欲禮方士祠神人遊大海望蓬萊以求長生延年之術正所謂郤行而求及前人也不可自假曰惟今日為此耽樂他日不復為也夫耽樂者非所以訓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大則有過矣夫自古人君之耽樂也豈以其害治而為之哉蓋以

為無害也彼自以為終歲憂勤惟一日之耽樂有何不可哉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一日二日之間而危亡之幾至於萬數故一日之勤則有一日之效一日之逸則有一日之害自此而積之以一日之逸為無害則雖一月亦可以一月之逸為無害則雖一歲亦可以一歲之逸為無害則雖終身亦可也蓋人君不可以有逸豫之心苟有其心則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歲復一歲浸淫橫流而不可遏矣夫仰天而天

或俛俯地而地或怠則其確然隤然者且將與物俱腐矣蓋至誠無息悠久無疆皆不息之積也茍有息焉則一日之耽樂而終身之禍其在是矣何者以其息故也息則不可以久不可以久則善心日消人慾日肆而無復有為矣昔宇文士及謂唐太宗曰南衙羣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今日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則為天子亦何聊使其以少有將順為無害自此而積之則朝夕之間左右之臣將務為阿諛矣

耽樂之源其不可啟也如此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内人問其故侃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侃之心以一日之逸其害如此人君能以陶侃之心為心則豈以今日耽樂為可哉觀酒誥言商紂之酣身至縱淫佚于非彜用燕喪威儀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其禍慘矣而其源蓋自於一日之耽樂故周公戒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以沈酗于酒而為德東坡曰周公戒成王曰

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前史書之以為美談此誑甚善蓋進言於上切直而無避諱者此實大臣愛君之心也唐太宗營洛陽殿張元素曰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華清隋人解體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賈誼曰前車覆後車戒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此皆得周公之意夫商亡而周代之則必以商之惡為諱而其可

鑒者莫如商秦亡而漢代之則必以秦之惡為諱而其可鑒者莫如秦隋亡而唐代之則必以隋之惡為諱而可鑒者莫如隋故忠臣之言必以此而獻替上使其知所警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

四人廸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周公既欲成王以商之三宗及我周之先王為法以商之後王及紂之酗于酒為戒戰戰兢兢懷憂勤戒懼之心以保盈成之業不可以須臾舍雖一日之耽

樂亦不可為乃可以享國久長以介眉壽矣周公於
此又以謂為人君者茍能無逸則公公則明明則讒
邪無自而萌怨讟無自而生刑罰無自而虐此其所
以治安茍或逸豫則心術不明心術不明則讒邪必
萌讒邪萌則怨讟必生怨讟生則刑罰必虐此其所
以亂亡並作其源皆自於一日之逸此周公所以又
反覆而言之也古之人謂前古盛治之世也前古盛
治之世政教脩明海内乂寧可無事於獻替矣然其

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於其君君兼聽於上而下情通則民之利病罔不周知此民之所以無能相譸張而為幻也夫小人之譸張為幻類出於宴安無事之世方其宴安無事也自以為上恬下熙怡怡自如方甘心於聲色之奉游畋之樂惟恐失之其肯以國事為意哉人主既不以國事為意而譊邪之人又能順適其所欲彼將自以為既得是人則可以安枕矣故其譸張為幻無所不至也惟古之人猶胥訓告保

惠教誨則姦邪不能乘間投隙而入之此其所以不能譸張為幻也譬之人營衛開通血氣周流斯能無膏肓心腹之疾苟其壅遏否塞必將百疾間作唐太宗之世惟其屈已以從諫有所不言言無不聽公卿大夫皆思陳善閉邪以輔成人主之德是以治道通達而小人不得以揺其志封德彛誘之以律而不從權萬紀怵之以財利而不納其誰能譸張為幻哉以唐太宗觀之則知古之人其所以抑絶小人使不能

譸張為幻者惟其胥訓告保惠教誨而已苟其不聽古人之所為則邪佞非僻之言易入故人乃有以非道訓之者遂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者大者無不紛更也夫先王之正法民情之所安也今既變亂則民將自此而不寧此心之所以違怨而口之所以詛祝也夫天下已安已治謂之守文之世者言前世人創業垂統為可繼矣惟在於守之而勿失也然自古守文之世所以每至於亂者惟其不能守也盖其始

也必有小人焉以前世之法度為不足守欲盡取而紛更之則天下之亂萌於此矣當其治安也紀綱制度煥然可述君臣無為固足以為治矣然其變亂先王之正刑者皆小人之喜作為不能安於無事故奮其私智謂前世人法度狹鄙廢墜不足以有為非更張則不可其意蓋謂不如是則不能以其世而固寵也漢之張湯桑弘羊唐之宇文融李林甫其所以致位公輔恩寵固結而不可解者惟以是故也故周公

之言有及於此伊尹之告太甲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正此意也夫舜大聖人也而益猶戒之以罔失法度況太甲成王乎訓告保惠教誨皆是言人臣以正言而進於君也保安之也惠順之也惠與不惠于阿衡之惠同既曰訓告又曰保惠又曰教誨則人臣之於君其所以將順其美而彌縫其闕之端盡於此矣而唐孔氏謂教誨以義方訓告以善道安順以美政胡博士則曰訓告以言保惠以德教誨以道林子和

則曰訓告以事言之保惠以徳言之教誨以道言之其説皆鮠硊而不安茍易彼而為此易此而為彼皆可也葢一一而辯之非周公本意所存不辯可也胥者言臣之相與以是而敨廸於上也與官師相規之相同陳少南曰古人之言言胥訓小人之訓不言胥則知古之人君兼聽亂世之君專聽小人而已此説為善譸張爾雅曰誑也幻相詐惑也列子曰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漢張騫傳曰大宛諸

國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譸邪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惑亂人主之視聽謂之為幻可謂得小人之情狀矣違怨者司馬侍講曰外雖迫於威刑不敢不從獨其心相違而怨憾也詛祝者唐孔氏曰告神明令加殃咎也傳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則是祝詛者因祭而為之也否者言民之不違怨則詛祝不祝詛則

違怨也周公又嗟歎而言曰自大戊及武丁及大甲及文王此四人皆廸於哲四人之所以廸哲者以其無逸故也無逸則公公則明也上之所言者大王王季而後及文王此特舉文王而舍大王王季故王氏曰四人皆天子非若諸侯以戰戰兢兢為孝者楊龜山破之謂畏天者保其國而已謂中宗為畏天是亦諸侯之事其説自相抵牾矣文王大勲未集雖曰受命之君未嘗為天子也盖四人者皆享國克壽故特

言之非謂其為天子也此説是矣夫無逸之所言者
蓋皆以其戰戰兢兢而取之如王氏之言則是逸豫
自肆者乃周公之所取也范内翰曰祖甲初立不明
能聽伊尹之訓克終其德聖人重其改過列於三宗
與文王同為明哲之君由是觀之改過聽諫人君之
大德也此説甚善自祖甲之不明而言之則將與桀
紂同科今遂與文王同列則人君不可以其有過而
自棄惟患其不能改也惟四人之廸哲則不為浮言

所感故人雖告之曰小人或怨恨於汝毀詈於汝則必自反於已思所以致其怨我詈我之由故大自敬其德也夫當四人之治天下以其無逸之故民將誦而歌舞之豈復有怨詈者哉然小人之欲得志於朝者必設為此言以嘗試其君君苟不察而輕信之則心術將自此不正而可以利動矣惟其自反於已以敬德則浮言無自而入也民之有過則曰我之過所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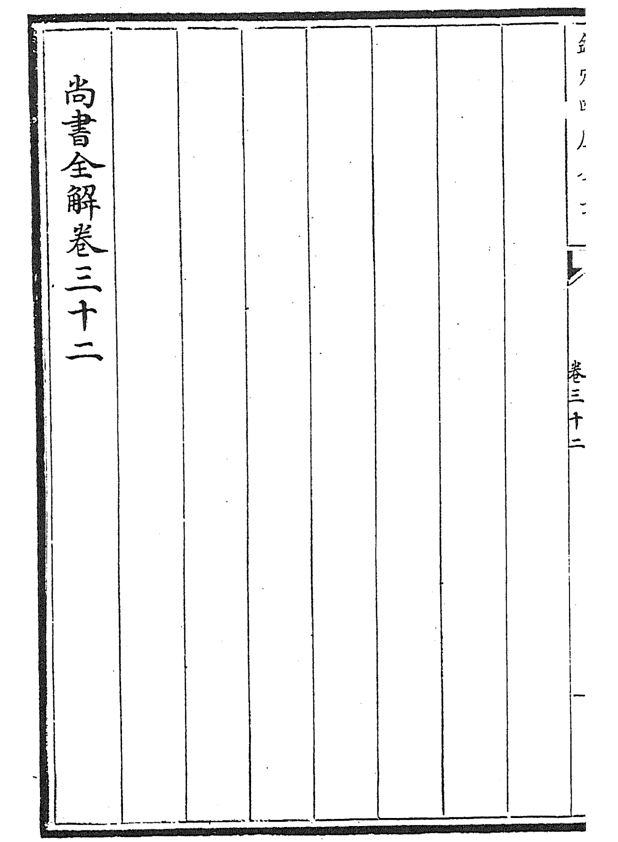
之所以不能漸仁摩義而至於有過者皆我有以致之豈以為斯民之罪哉人君信能如是則不啻不敢含怒也必和悅其顏色而受之則其聞怨詈之言已誠有以致之其必敬脩厥德而不敢怠苟無有也豈以怨詈者為無根之言而窮治之哉亦三省其身而後已且人之告我以是固欲其忿怒肆行而後已得以逞其志今惟敬德而已彼何自而入哉苟其不聽四人之所為而昏暗不明則人將譸張為幻曰小人

怨汝詈汝則必信之如是者以其不能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寛綽其心敬信其言以為誠然至於無罪無辜者必將惟其殺罰矣無罪而罰之無辜而殺之是亂也則天下之怨同而聚於吾身矣如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有誹謗妖言之律是不念為君之道以寛綽其心故其刑罰不當此怨之所積而厲王流於彘秦二世而亡也蓋明王之治天下固無致怨詈之道然聞怨詈之言而益敬德則怨詈何自而興暗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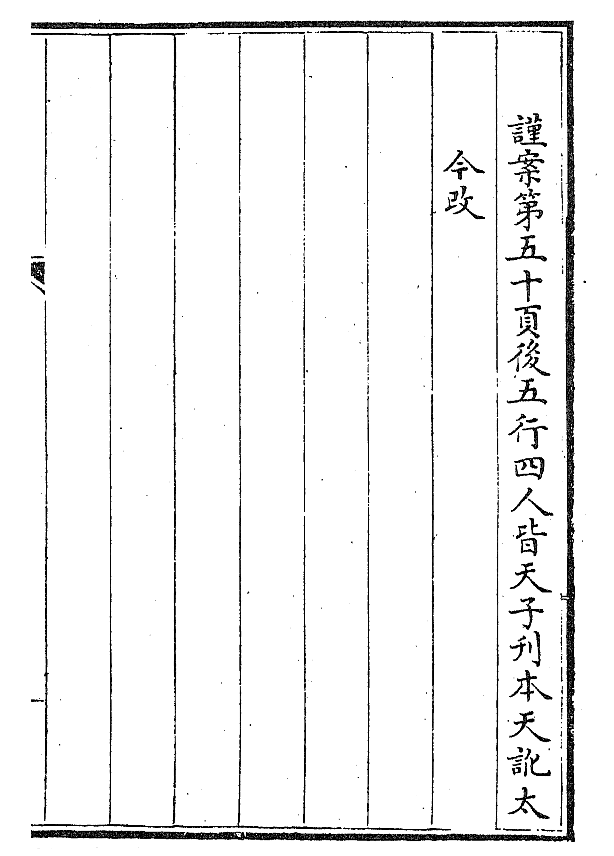
治天下怨汝詈汝乃其所戒也今聞怨詈之言而又嚴刑峻法欲以遏絶之則怨當益深而詈當益衆矣嗣王不可以不監也成王長於深居之中以幼沖之年而即天子之位周公懼其有驕心也今始聽政而天下太平周公懼其有怠心也驕怠之心一萌則觀逸遊田無所不為讒邪之所自入怨讟之所自興刑罰之所自繁而壽考何自而致乎故周公作此篇以戒之前後反覆惟欲其無逸而已惟其無逸則將專

心於學問留意於政事其他可以伐性損壽者有不暇為此所以壽也漢霍光之輔昭帝方其幼冲之年所習之邪正則壽夭由此而分光欲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宫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後宫莫有進者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此豈輔少主之道哉昭帝之所以享年不永者蓋光之所以輔之者非其道也以昭帝之聰慧使光知以無逸之意為之啟沃是亦成王之徒也然則光之愛君乃婦人女子之愛

君異乎周公也周公之於成王前有七月之詩後有無逸之書體雖異而意則同七月之詩欲其知創業之難而不敢忽無逸之書則欲其知守文之不易而不敢怠唐太宗問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成為難玄齡之心七月之詩也魏徵之心無逸之書也皆有周公愛君之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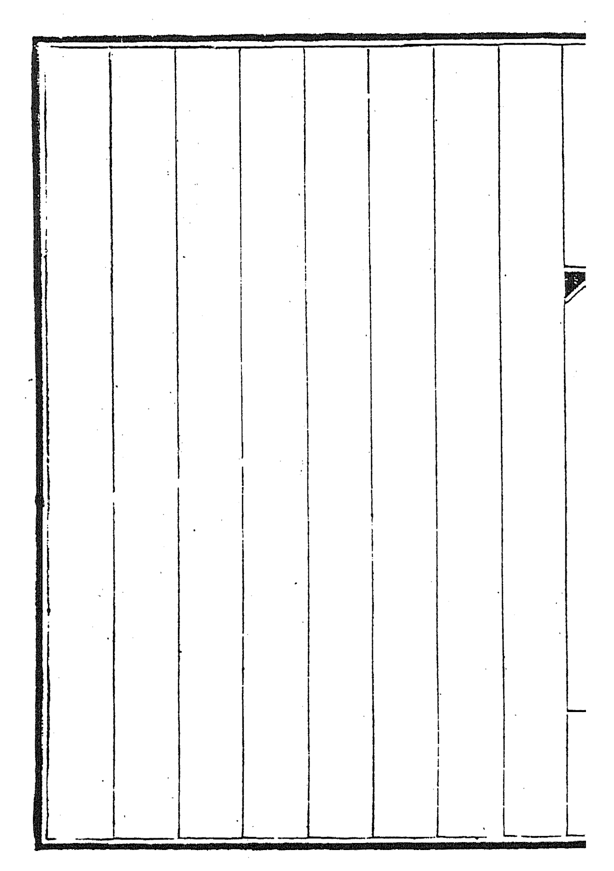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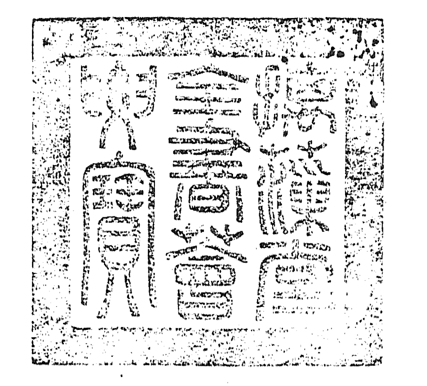
尚書全解卷三十二



謹案第五十頁後五行四人皆天子刊本天訛太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貢生臣左顒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七十二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三

宋　林之奇　撰

君奭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歴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師保者三公之官也三公之官皆所以教導天子而其名不同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

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賈誼曰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皆緣名以生義案周官之載六卿自冢宰而下所掌之職不同而三公則同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已不分别其職蓋三公皆王者之師既同以經邦論道為職豈可從而區别哉唐孔氏曰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其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案詩曰維師尚父毛氏曰師太師也左傳僖二十

六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襄十四年昔伯舅太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唐孔氏所據經傳言太公為師正謂此也太公既為太師而名公為太保則周公必為太傅故賈誼曰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而傅亦曰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

右是召公也丞者丞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意謂太公立左召公立右禮所謂師保周公立前史佚立後所謂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是亦以周公為傅也案金縢篇言二公欲為王穆卜而周公不可及成王即位管蔡流言周公東征而二公因風雷之變導王以啓金縢則武王之世及成王之初所謂三公者惟周召太公耳太公為師召公為保周公為傅雖無所經見意或然也太公既薨故周公自太傅

代之為師鄭康成注禮記曰齊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唐孔氏之說亦與此同史記謂太公當武王平商之後即東就國非也左傳既有周公太公夾輔成王之言而謂武王之世已東就國可乎意者太公雖受封於齊而入為太師若衛武公入相於周鄭桓公為周司徒之類故當武王之有疾成王之啟金滕太公咸在也其謂畢公代周公為太傅者以顧命知之也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毛公與稱太保而畢毛稱公則當時之三公也康王稱畢公爲父師則畢公於三公蓋太師也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而康王之誥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周公之薨畢公代之爲太師可見矣周公之薨畢公既代之爲師則其自太傅而爲太師畢公代之爲傅亦可以逆推唐孔氏之說意或出此名公爲保畢公爲師意者毛公其太傅歟此正猶左氏傳記載晉國三軍之將佐雖其首尾不備見於傳然以前後

參考可以知某人者必某人代之也然則周公之於三公蓋自傅而後為師召公之為太保自武王至于康王其職任未嘗移也相成王為左右者言周召以師保而為成王左右之相說命曰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召之為左右相是亦陳善閉邪以輔成人主之德也惟周召既為左右相故因命以為二伯分總天下之諸侯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是也公羊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正謂此也公羊此文合於書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之言但其論天子三公既已分陝東西為其二矣又以一相處乎內以足其數此則不可夫三公者師傅保之謂也天子雖有三公而其分總諸侯者則命其二焉非是分陝者皆不居於京師而惟其一處於內且公羊謂周召既出而分陝則其在人主之左右者果誰乎盖其不知師傅保之為

三公故其說乖戾至此召公自武王時已居太保之位至於成王即政之後將欲與周公謝事告老名公之意謂吾二人者輔翼成王使之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以成其德王既聽政故可以歸也而猶以師保為王左右之相此其所以不悅故周公作此篇言已不得不留輔成王兼留召公共政蘇氏曰周公何以不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輔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於王者此其德

豈能離師友而弗反也哉此說是矣然不獨此也殷之餘民染紂之化草竊姦宄無所不為至康王之世而其餘風猶未殄雖武庚之變志不克逞而其心猶冀天下之有變以僥倖萬一茍一舉措之失宜則彼將乘間而起矣此周公所以長慮却顧而以為不可告歸也史記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名公疑之作君奭而唐孔氏又謂名公以周公嘗行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悅漢孫寶亦曰周公上聖召公

大賢尚猶有不相悦是皆以召公不知周公之心程伊川二蘇兄弟王氏破之詳矣然諸家之説猶有異同者伊川曰看此一篇是周公留召公之意是也然謂召公初升為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悦則非也召公與周公為三公武王之世已然矣豈至是初升哉王氏謂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而出于文武之後人習至治之時為難繼故召公於其親政之始有不悦也案此篇之言皆是周公以天命之難諶

懼成王之弗克負荷以忝前人之成憲故已雖致政而不敢告歸若王氏之説召公既以成王親政為憂矣周公當言成王之徳可以光大文武之緒乃能解召公之憂不當又以是為言矣小蘇謂不恱其歸政攷之篇中亦無所見今周公但陳商代之臣皆世徳者艾以保乂王家并及虢叔閎夭之徒亦皆事周數世既昭文王受有殷命又昭武王咸劉厥敵意謂吾二人者皆周之元老無去之之義所以皆不得不留

也唐孔氏曰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先言保者篇之
所作主爲名公不悦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
夫先言保而後言師此亦如酒誥先圻父而後農父
皆其一時之言不可以爲之說也此篇序正與湯誓
大誥同所作之故惟見於序而於篇首未嘗及之世
皆以序爲出於孔子之手如此等序使其無所傳記
孔子生於數百載之下何由逆知其故乎故某以爲
必是歴代史官遞相傳授以爲書之總目孔子因而

次第之也奭召公名也曰君奭者尊之之稱君陳君牙皆尊之故曰君也尊之為君正如棄謂之后稷曰后曰君一也周公呼召公之名而告之言殷紂以自絕于天之故故不為所弔恤而降喪亡於殷殷既亡而周以世世脩德之故天監代殷莫若周是以我周遂受天命以有天下也先儒讀弔字音的非也周雖受天命代殷以有天下然其歷祚之長短在于不可測度之間故我所不敢知其基業將永信于休乎若

其果輔我之誠乎或其終出于不祥乎皆不敢知也不敢知者疑之之辭以為必有不可也以為必無不可也雖天之吉凶禍福若影響然未嘗有毫釐之差然不可知其所以然之故故周公謂不敢知召公則已嘗曰是在我而已若能祇懼天命不敢荒寧則必將永孚于休永孚于休雖不敢知而其不敢荒寧于上帝命則可得而知也苟不能長遠念天威之可畏及教化我民使無尤過違闕則必將終出于不祥終

出于不祥雖不敢知而其弗念天威及我民則可得而知也盖永孚于休終出不祥在天而不敢寧于帝命弗念天威及我民則在人在天者不可必在人者可必故繼之以惟人先儒以惟人屬於下文而以罔尤違為絶句故王氏因之曰前既言在天者今此言在人者故曰惟人也不如蘇氏以惟人為絶句其意為勝君已曰時我指召誥所陳之言召誥言敬德則祈天永命不敬德則早墜厥命命之脩短不在天而

在人故周公告召公多援召誥之言而為之反覆辯明曉人者當如是也後嗣子孫謂成王也惟其吉凶禍福不在天而在人其在成王今苟不能恭嗣天地而遏絶放佚前人光明之德蓋其在于深宫之中安於富貴謂天命可以長享而不知其不易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命之不可信如此今既失德則將隧其命弗能經歷久遠以享有天下繼嗣前人而恭奉其明德也我之所以不去蓋為是也在今我小子之留輔

成王非能自以為有所正以格君心之非也但欲蹈行前人光明之德以施于成王幼沖之人則可以弼成王德以永享天命矣周公又以謂天命不可信我之道王惟以寧王之德施之則可以延長使天不用舍文王所受之命以命他人也蓋天雖以文王之有德故命之作周茍嗣王之失德則天將釋之其不可信如此則我之不去惟欲以延周家之命而已夫留輔成王以延周家之命使之享卜年卜世之永此大

節也功成名遂奉身而退此小廉也召公之欲告歸葢欲盡為臣之義周公之所慮者逺故不以小廉而妨大節此篇之所為作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

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冐丕單稱德

中才之主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輔之得其人則至於堯舜不難也輔之非其人則至於桀紂不難也周成王中才之主也當幼沖之年即天子之位管蔡流言而王有疑周公之心及其感風雷之變然後遇災而懼深知周公之忠豈非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乎故雖周召為之輔翼或推或輓使之所言者正言所

行者正行無有竒衺之習其徳既成則可以保盈成之業而永享天命然周公之齊百工以輔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於王者自此而積之則朋黨之禍將不可得而遏故惟巳聽政以剸裁萬幾之務苟非周召在其左右將順其美而正捄其惡則其舉措之間或有以召天下之禍不可以天命眷我周家為甚固而可以長保也故周公歴言天命之不可信恐成王之弗克負荷將欲輔成王徳以延周家之命則

吾二人不可以一日而去朝廷也是以又言商代之臣與夫我周文武之朝其臣皆與國同其休戚黃髮耆艾無有厭斁以明吾二人之當留也保衡即伊尹也于成湯則言伊尹于太甲則言保衡者陳少南曰在成湯則言伊尹而不言保衡至太甲書則曰嗣王不惠于阿衡是阿衡始見于太甲之時矣此説是也鄭康成謂伊尹在湯曰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非也故唐孔氏破之以為太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

甲亦曰阿衡也保衡阿衡一也太甲即位始以是而尊伊尹焉伊陟伊尹之子也逸篇序曰伊陟相太戊是也臣扈臣名也蘇氏曰湯既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三年又更四帝乃至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哉而陳少南謂湯十三年太甲三十三年沃丁二十九年太庚二十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巳十二年然後太戊立自湯勝夏以至太戊立凡一百有三

十年矣臣扈在湯勝夏之初年已不知其年若干閱一百有三十又相太戊若干年而能格于上帝乎是必有二臣而名同者也此二説不同而唐孔氏已有此兩説曰湯初已有臣扈已為大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豈二人名同故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案章子平編年通載所記商家太甲以後數君在位之年正與陳少南同而司馬遷史記殷本紀其君在

位所歷之年未嘗載也盖世代遼遠不可得而見則臣扈之或為一人或為二人但其世以是為稱亦不可知如詩有家父刺幽王而春秋桓公八年又書天王使家父来聘荘元年有單伯而文十四年又書單伯如齊左氏傳桓三年晉有梁弘而僖三十三年又有梁弘此皆歷年之多其為一人為二人不可得而知惟宣十二年楚有屈蕩而襄二十五年又有屈蕩杜元凱方以為二人盖襄二十五年傳曰屈建為令

尹屈蕩為莫敖宣十二年之屈蕩正屈建之祖父而
此屈蕩與建並列故可以知其為二人也巫咸即逸
篇序曰伊陟賛于巫咸是也祖乙者河亶甲之子太
戊之孫史記曰祖乙立殷復興所謂圮于耿者巫賢
先儒以為巫咸之子此言在昔成湯既受天之命伐
夏以有九有之師時則有伊尹之臣為之佐而格于
皇天説命曰昔先正保衡佑我烈祖格于皇天正此
是也至太甲之立則伊尹尚為之佐唐孔氏曰伊尹

之下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

也是也太戊之立則有伊陟臣扈爲之佐亦格于上

帝唐孔氏曰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耳蓋

天即帝也帝即天也豈有二哉夫天之蒼蒼在上不

可得而名言但自其形體而言則謂之天自其主宰

而言則謂之帝書之言天而又言帝者是錯綜其文

不欲重言之耳既于伊尹曰格于皇天不可又于伊

陟臣扈曰格于皇天故變文言上帝也王氏多以天

為道帝為德謂道至矣則格于皇天德至矣則格于上帝而説者又於伊尹一人之身而分道與德其鑿甚矣巫咸為太戊之佐則能治王家祖乙之時則有巫賢武丁之時則有甘盤皆其世臣也唐孔氏曰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是也陳先儒以為陳列不若蘇氏以為久言此商家之臣率皆惟此輔佐之久以治安有殷故有殷之君以禮終而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也登遐曰陟所謂惟

新陟王是也禮陟猶言得正而斃也惟周公既留名
公共政故至成王寢疾被冕服憑王几以命羣臣屬
續之際其言不昧此非以禮陟乎惟此六臣輔政之
久故天惟純一佑命于有殷純者言其命不貳也則
商家之百官族姓及王人之微者實皆秉德以明恤
國家之事至于小臣之在藩屏侯甸者皆得其人況
夫奔走執事之人皆得其人可知惟此以德舉而用
保乂其君蓋大臣者小臣之倡率也大臣輔政之久

以保乂有殷故此諸臣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皆能乂厥辟以此之故故其一人有事于四方則莫不信之若卜筮焉其應之如響也盖久則天天則神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此所以若卜筮罔不是孚比治道之大成也平格指上六臣也言其平治天下以格于天也上惟言伊尹陟臣扈格天此言平格盖舉此三人則後三人亦在其中矣言天壽此平格之臣使保乂有殷天壽平格猶所謂慭遺一老也有殷之嗣王紂

無平格之臣故天滅之其威可畏今汝召公能長念此以留輔成王則天命堅固而不二其有以治明我新造之邦也武王即位天下未集而崩成王之立方及七年故曰新造邦也召公自周家肇造之初已為太保及其輔翼成王分陜而治始終凡數十年以至受顧命相康王率西方諸侯以朝升降拜揖訓告丁寧蓋猶康强而未艾也方是時當百餘歲矣而其精力若此正所謂天壽平格乃周公告召公以永念之

效也割先儒以為割斷其義其說不明白王氏以為降割于殷盖由於以寧王為文王故以為降割于殷寧王武王也其於大誥已言之矣蘇氏曰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當從此說割與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之割同言天既以文王之德而命之作周文王既死復命武王故曰申也勸武王之德猶所謂天誘其衷也惟文王之能修治和協此中夏則以有號叔閎天散宜生太顛南宮适五人為之佐

也此五人蓋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又曰文王若無此五人往來以導達文王有常之教則無有德下及於國人蓋德雖本于文王而其博施于民則以五臣之力也此五人之在文王亦如商之純佑亦如商之秉德又導達之使知天威之可畏乃惟是五人昭顯文王之德導達之而使顯見覆冒於天下既顯見覆冒于天下則民必誦而歌舞之天聽自我民聽故聞於上遂代殷以受天命也在武王之世則

五人者其一死矣故惟此四人尚迪有禄死者曰不禄此四人猶及于武王之世故曰尚迪有禄先儒以虢叔先死不若康成以為不知誰死為得闕疑之義虢叔者王季之子也文王之弟左氏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此四人後與武王大奉天威盡誅其敵謂伐紂也此四人昭武王之德亦如文王之迪見冐聞天下大盡稱頌武王之德也於商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

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於文王但曰亦惟純佑秉德於文王曰迪見冒聞于上帝故於武王但曰惟冒正猶舜之巡狩於南曰如岱禮於西曰如初於北曰如西禮則自柴望而下皆行之也禹之攝政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自在璿璣玉衡以下皆舉之也此史家叙事省要之體春秋有前目後凡之例亦以此也文武之時其佐命元功多矣獨舉虢叔以下五人餘皆不及豈此五人逮事王季而遂及文武之時邪

伊尹之事成湯自為諸侯以至有天下湯崩又事太甲伊陟乃伊尹之子臣扈非湯之舊臣則亦殷家之世臣巫咸巫賢又世為大臣甘盤小乙之舊臣以遺武丁者號叔以下必其逮事王季以及文武之時此皆世臣舊德與國同休戚者艾黃髮無有厭斁者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有世臣則其為社稷之鎮其效可勝言哉惟其所言者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之世不及傅說文武之世不及太公也周公

之所以留召公共政者蓋以吾二人之在朝廷正如六臣之在殷五臣之在文武也又豈可以舍之而去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朂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朂偶王在亶乘

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
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
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
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
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
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既言商家之六臣我周文武之五臣皆輔政數世與國同其休戚商以六臣之故歷數有永緜延不絶内外之臣莫非忠良而其發政施教于天下無不信服而感化周以五臣之故仁恩惠澤浸潤於民必自百里而興遂膺天命以撫方夏天下莫不稱頌其德而不忘世臣舊德之有益於國也如此故我二人不可以不留留則爲社稷之利不留則爲社稷之憂雖功成名遂奉身而去其爲一身進退之節固當明

白然國家安危長短之原實自此而分尤所當念自此而下皆周公言其當留之義也游者涉水也詩曰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莊子曰善游者數能又曰見一丈夫游之皆涉水也大川固難於游泳之也必求其所以濟游而不濟未有不沒者也故周公言在今我小子當王家艱難之業負重責大若游於大川之中自今以往我當同汝召公左右輔翼以濟成王使免於難同於成王未即政之時則可以免於大責也未

在位指成王未即位之前成王之未即政周公共政以弼予一人使無失德今既即政而召公欲告歸故周公留之而欲其同來在位也罔勗不及盖恐成王恃其盈成之業驕怠懈弛不能自勉而於治道有所不及是以欲收之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收者教之誨之防閑其心而不使至于放也耉造者李博士曰盖老成之謂也是也耉造德言老成而有德也鳴鳥謂鳳也禮運曰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說文曰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
麐後虵頭魚尾鸛顙鴛腮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
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
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寧安揚子亦
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治則見亂則隱鳳在治
世之祥也不聞鳳之鳴則非治世矣孔子曰鳳鳥不
至吾已矣夫孔子之意謂天下有道聖人在上則鳳
鳥至河圖出以表國家之禎祥傷已不逢太平之時

故有此言也以孔子之言觀之則公謂我則鳴鳥不
聞亦是託此以言我之不能致太平也蘇氏曰周家
以鸑鷟鳴於岐山為文王受命之符我與汝奭皆文
王舊臣同聞鳴鳥者也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則當時
必不使我與汝同聞鳴鳥其說為曲不可從也言我
之所以留輔成王者盖將收成王不勉不及之心而
防閑之以終其德汝奭乃老成有德之人苟不降意
留輔天子我則將不能致太平而聞鳥之鳴況能如

伊尹陟臣扈之格于皇天上帝乎必不能也召公其可以不留哉周公又嗟歎呼名公而告之曰君令其當監視於此其所以當監觀于此者盖我周受天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子子孫孫方興而未艾其休固為無窮然而有德則祈天永命不德則早墜厥命其保守之艱亦不為小不可以休之無窮為足恃也我所以告君以留者乃謀所以寛我之憂盖周公之憂惟恐其成王之弗克負荷今既在王左右朝夕納誨

以輔其德則可以解周公之憂惟有以解周公之憂則不致成王之迷而失道矣後人指成王也下言前人謂武王則後人之為成王必矣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此亦指召誥所陳之言也敷乃心正盤庚所謂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是也蘇氏謂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敷其腹心以命汝位三公以為民極此說勝於諸家當從之曰昔武王命二公之言也言汝之明

勉以配王在於誠信以乘此天之大命惟念文王之德以輔其君則可以大承其無窮之憂君臣相與儆戒以保天命也意謂武王之所以命吾二人者如此則我家無窮之憂正吾二人所當任其責其可以舍而去乎偶配也臣者君之配猶陰者陽之配也乘大命者王氏曰乘者以乘車而喻為彼所載而行是也詩曰其車既載不輸爾載蓋亦以乘車喻治天下乘天之大命者得其道則永保天命不得其道則天命

中絶正猶乘車者有輸爾載不輸爾載之殊故惟在於誠而已周公又言我之告汝者皆我之誠心汝當克敬以留輔成王以我鑒視于殷惟其以主荒怠自恣謂天命可以長保而不之懼故喪亡而至於大否否者閉而亂也大往而小來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大否則其亂甚矣天之於商其眷佑之心亦如我周然其喪大否如此故我念天威之不可不畏其不去者惟欲延周家之命而已我不誠惟若是告汝也我

惟曰王業之成在我二人而已汝其有以合于我以留輔成王也襄成也左傳曰雨不克襄事杜元凱曰成也汝召公之言曰王業之成是故在我二人然天方佑我周家休祥益至我二人若以寵利居成功則深恐其不勝禍自此萌矣召公之所以不悅而求去者正慮此也漢䟽廣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此正召公弗戡之意周公謂汝之所

以求去者恐其妨賢者路也但能敬德明揚天下賢俊之人而進之他日讓此俊人于冐大之時何為不可而必于今自告歸哉又嗟歎而言我二人厚輔于君故能至今日之休我二人若皆成文王之功業而不怠以終之則其休益為無窮其德覆冐之廣至於海隅出日之地當無不為我之役使也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海隅出日言其甚遠

也蘇氏曰惠猶言順也我豈順若此多誥於此哉蓋有不得已已我惟哀閔夫天命之不永及民之不得其所也蓋使成王逸豫之心一萌於中則上無以奉天下無以撫民天命將自此而斷棄而民有受其禍者此周公之所閔也蓋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則召公之憂而予用閔于天越民則周公之憂召公之憂者一時之計周公之憂者天下社稷之計故召公雖以為當去而周公以為大義當留也周公又言汝

君奭亦知乎凡民之德無不能有其初鮮克有終而已欲其有終則汝當致敬如此所言自今以往惟敬以治天下則終始如一矣傳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成王未即政之前周召宅三公之官以為王之輔佐啟沃訓迪固已納王於善矣是其初非不謹也苟以王既聽政遽舍而去如王之舉措失宜以忝文武之基緒則前功盡廢雖王之罪亦吾二人不能終輔成王之過也嘗觀唐之君多有始而無終

高宗用長孫無忌褚遂良則治用許敬宗李義府則亂明皇用姚宋則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德宗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憲宗用杜黄裳裴度則治用皇甫鎛程异則亂蓋此數君者中才之主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故一人之身而治亂之勢前後相反使成王之初雖能致至治以繼文武之業茍不克終則亦何足道哉故周公之留召公也惟欲謹終如始而已王氏曰此誥或曰君奭或曰保奭或曰君者主

王而言則曰君奭主公事而言則曰君而已主保事

而言則曰保奭也王氏喜爲鑿說一至於此信如此

言則康誥之篇或曰朕其弟小子封或曰小子或曰

封或曰小子封或曰汝封或曰汝亦皆有説也無逸

君奭皆周公所作方其爲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

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爲名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

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大抵正主御邪臣

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有是君又有

是臣君臣之懿則其治如辔觀舜皐陶之賡歌可見矣

蔡仲之命　　周書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

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

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

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

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當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攝政蔡叔與管叔流言于國

以毀周公遂挾武庚以叛周公東征而罪人斯得蔡叔則遷之遠方而因之雖免於死而終身不赦及其沒也王乃以周公言其子蔡仲有賢德之故因其父之故邦而封之使踐諸侯之位遂作册書以命之此篇之所為作也明堂位曰踐天子之位注云踐猶履也正與此踐諸侯位之踐同踐位猶春秋之言即位也書序本自為一篇如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每篇皆撮其大者敘以數句亦自為一篇不以冠於

諸篇之首及孔安國以其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如君奭之篇首初不言其所以作之之意則引序而冠之使後人便於稽考可也如此篇其發首自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以下其載所以為作者之意可謂至詳矣而序復曰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則無乃贅乎以是知孔氏之冠序於篇首蓋有得有失也史記曰武王同母凡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

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霍叔處武王克殷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禄父治殷餘民封叔處於霍又曰武王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以和其民是皆以監殷者惟管蔡而已然大誥之序即有三監之言而此篇載周公之於管叔蔡叔霍叔以其罪之輕重而刑罰之有等差則知當時傅相武庚霍叔亦與焉史記失其傳

耳當武王之即世成王在亮陰之中周公位居冡宰之官以正百官百官總巳以聽焉三叔乃流言於國謂周公将以成王之幼沖奪其位而自有之遂挾武庚以叛其實蓄不軌之心而以是藉口也周公乃率兵以親討管叔則致法而殺之於殷之故都蔡叔則遷而囚繫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乗霍叔則黜之為民三年之内不得與諸侯齒列既三年則復其舊封夫君薨百官總巳以聽於冡宰三年古之人

皆然周公之位冢宰正百工而羣叔乃流言者葢成王幼沖而周公以聖徳而為之輔自殷家兄死弟及之禮而言則周公宜繼武王為天子今既攝天子之政殷人不能無疑於公故三叔易以其言扇動之以唱亂也管叔于兄弟之次周公之兄也管叔監殷於外而周公攝政於内豈能無不平之心哉故流言以叛而殷人莫不響應葢以武庚常有興復之志而管叔與之同惡相濟也以是知管叔為首而蔡叔霍叔

和之霍叔之罪又輕於蔡叔惟管叔之罪爲大故殺之而絕其後無茅土之封蔡叔之罪比管叔爲小故廢之終身而既沒之後以其子嗣封霍叔之罪比蔡叔又爲小故廢之三年而已由是觀之則周公之誅管叔豈得已哉使其罪猶有可生之路必不致辟也此言致辟則知金縢所謂我之弗辟其訓法明甚益知鄭康成以爲避非也因唐孔氏謂制其出入不得輒行是也如漢遷淮南王長于蜀唐遷廬陵王于房

州皆是制其出入與蔡叔同故謂之因也郭鄰先儒以為中國之外地名蘇氏則曰郭虢也五家為鄰左氏傳曰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既有徒七十人不得但云五家也當且從先儒之說書以為車七乘而史記乃以為十乘亦非也不齒與王制終身不齒同時言三年不齒則是三年之外又漸拭其罪而封之也必矣蔡叔雖因而其子蔡仲能常敬其德周公則以為巳之卿士叔既卒方薦

之於王而命之建國於蔡以封為諸侯也卿士周公之臣周禮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注云長謂公卿王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蔡仲之為周公卿士蓋采邑之卿也若左氏傳曰萇弘事劉文公注曰為之屬大夫正所謂卿士也史記乃以為周公以為魯卿士魯國治唐孔氏已辨之矣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子不以其家臣而與之並列故孔子稱其

文今周公亦以巳之卿士而薦之為諸侯葢周公之賞罰未嘗容心於其閒蔡叔之罪不可赦也則遷之於遠不以其弟之故而私之蔡仲之賢不可棄也則薦之於王不以其蔡叔之故而惡之此其所以為周公也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禮蒯聵在而輒立衛是以亂孔子將為政於衛必以正名為先而周公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也此說甚當葢仲之封也襲其父之舊而其國號曰蔡則是以叔為始封之君

豈可以叔尚無慝而侯之哉然蘇氏謂仲為卿士無因父用子之禮蓋釋之矣此則不可得而見蓋經只言因郭鄰無釋之之言未敢以為然也胡者仲之名也仲其字也其曰蔡仲正猶春秋之稱蔡叔蔡季也成王言惟爾胡循祖之德改父之行以克謹其道其克慎於所行者如此則可以君國故我為冊書命爾為東土之諸侯爾就所封之國當敬之也漢孔氏謂叔之所封圻内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内之蔡

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意謂東土者淮汝之間
在王室之東故也案史記注引世本云蔡叔居上蔡
宋忠云胡徙居新蔡平侯徙下蔡然漢地理志汝南
上蔡縣注云故蔡國周武王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
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新蔡縣注云平侯自蔡徙此
後二世徙下蔡杜元凱左傳注與夫陸氏纂例其説
正與地理志合平侯徙下蔡即春秋哀二年蔡遷于
州来是也獨漢孔氏以為叔度封于圻内之蔡宋忠

以為蔡仲居新蔡世代遼遠是非不可得而知以蔡叔為封於圻内而出監殷亦可以為封於淮汝之間而又監殷亦可乃周公封魯而入為太師之比管叔之國說者云滎陽京縣東北管城霍叔之國說者云平陽永安縣東北霍太山則以蔡叔為封於淮汝之間則此二者之比也周公雖封魯而圻内以周地為采邑說者云扶風雍縣東北周地召公雖封燕而圻内以召地為采邑說者云扶風雍縣東南召亭則以蔡

叔為封於圻内之蔡則此二者之比也鄭之始封亦
在圻内說者云京兆鄭縣其後遷於濟洛河潁之間
說者云河南新鄭則是取圻内之地以名新國此亦
漢孔氏所言蔡國之比蓋不知此數者孰為是也夫
蔡叔所以流言以叛而取拘囚之禍者惟其不忠不
孝而已蓋忠孝一道也臣子一心也未有忠而不孝
者亦未有孝而不忠者也諸侯以富貴不離其身保
其社稷以保其人民為孝蔡叔以成王之叔父周公

之介弟身為諸侯而自取罪戾因於遠方非孝也然挾殷之餘孽以間王室豈得為忠乎是忠孝兩失之矣蔡仲欲掩蓋其愆尤則惟在於此二者也使蔡仲能盡忠孝之道則天下將稱之曰蔡叔幸哉有子如此則豈不能蓋前人之愆哉爾乃邁迹自身王氏曰蔡叔違王命無所因故曰自身也是也惟蔡叔既以違王命而廢則汝之行善迹當自汝身而始汝能克勤無怠以勉強於道則可以垂法于汝之後世則汝

當率循文王之常訓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不可以若爾父之違廢王命以間王室當以是為深戒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蔡仲既以文王為祖則其彝訓不可不從以蔡叔為父則其違王命不可不改其則亦豈遠哉上既稱其能率祖之德改父之行則此二者蔡仲蓋優為之矣而又以此告之者蓋丁寧訓告至于再三所以堅其為善之意也上天之予奪雖無私親然有德則輔之無德則斷棄其命也民之從違

雖無常心然有恵則懐之無恵則適彼樂國也夫諸侯之廢置雖自於天子之權然其封之也非天子之私恩也葢以天與之人與之故不得不封也其廢之也非天子之私怒也葢以天棄之人棄之故不得不廢也成王之意謂爾之所以侯于東土者葢其徳足以感天恵足以得民故我因而命之茍汝一旦自絶于天結怨于民則我豈能私於汝哉汝無以富貴為可長保而不戒也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

歸于亂李博士曰治以善而致善雖不一苟在所可欲焉皆足以致治何必同哉此戒仲以無一善之不可為也亂以惡而致惡雖不一苟在所可惡焉皆足以致亂何必同哉此戒仲以無一惡之不可去也此說盡之矣汝不可以不戒汝既率德改行克謹厥猷是能謹其初矣汝無以既列為諸侯志願已畢為可以無事於謹也又當思其始終始如是終又如是始終如一則其德日日以新豈至於困哉苟不能思其

終則其德止於是非徒不足以日新又併與其故者而忘之此其所以困窮則汝當以為戒也汝欲謹其終則亦盡其諸侯之職而已勉汝之功績戰戰兢兢以長保其富貴壤地相接而為四鄰之國則與之結好而和睦王室則為之藩翰以敵王所愾為職兄弟同姓之邦則尤為之和協而無鬩於牆之釁林然在下之小民則思所以康濟之使得其所凡此皆思其終之道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此則以流言為深戒也率自中與率性之謂道之率同耳之德為聰而聰則用之以聽目之德為明而明則用之以視是聰明在已而視聽用以應物也故當循其所謂大本之中順性命之理而行之則其聰明出於自然而無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豈至於變亂舊章哉苟任一已之聰明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其變亂前世之舊也必矣又當審所視聽

以察邪正是非苟視聽不審則利口巧言得以惑之遂將溺於偏側之言信之以為當然以其改其常度而無所恤也不以巳之聰明而亂舊章則其處巳也審不以人之側言而改厥度則其應物也明而所以處巳者必自於率中所以應物者必自於詳乃視聽使蔡叔能以率中而處巳詳乃視聽而應物則豈肯以管叔之言為然而與之相挻為亂以流言於國哉汝能以此為戒則我一人喜之矣又戒之曰汝之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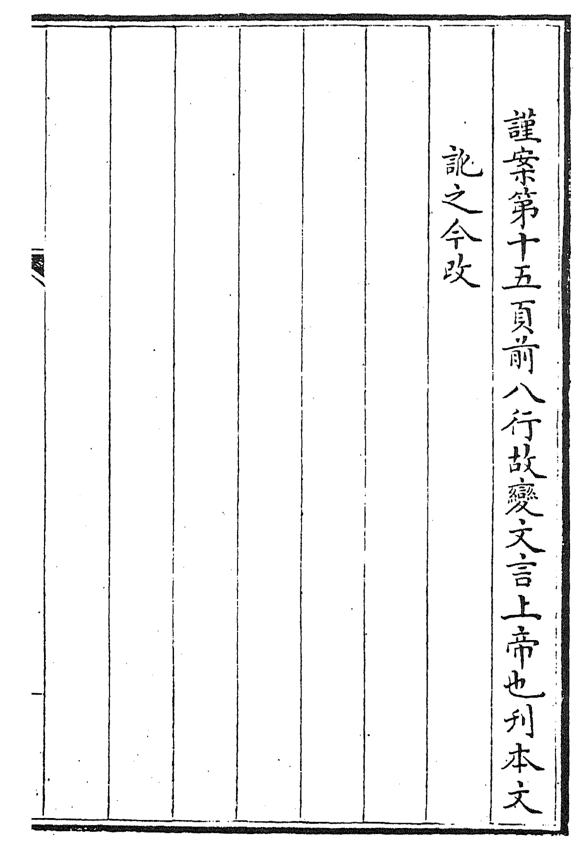
就封也當以我之命日夜服膺而不失不可廢棄也
昔晉王儀為文帝所斬其子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
而坐示不臣朝廷也蔡叔為周公所囚而蔡仲乃為
周公之卿士豈蔡仲忘其父之禍而不顧哉盖文帝
之殺王儀以私忿也故其子可以不臣朝廷周公之
囚蔡叔以公義也蔡仲豈得以為怨哉使周公有恨
於蔡叔必不録用其子矣惟囚其父封其子其公如
此則蔡仲者當率徳改行以盖前人之愆不得以為

怨也昔諸葛孔明廢廖立李平及孔明卒立流涕平致死以孔明猶能行法而人不怨況周公乎使以蔡仲為不當臣於周公則禹亦不當臣于舜也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惟其公也何獨於周公而疑之哉然周公之於蔡仲諄諄告戒欲其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舜不以鯀之方命圮族而戒禹者禹大聖人無所竢于告戒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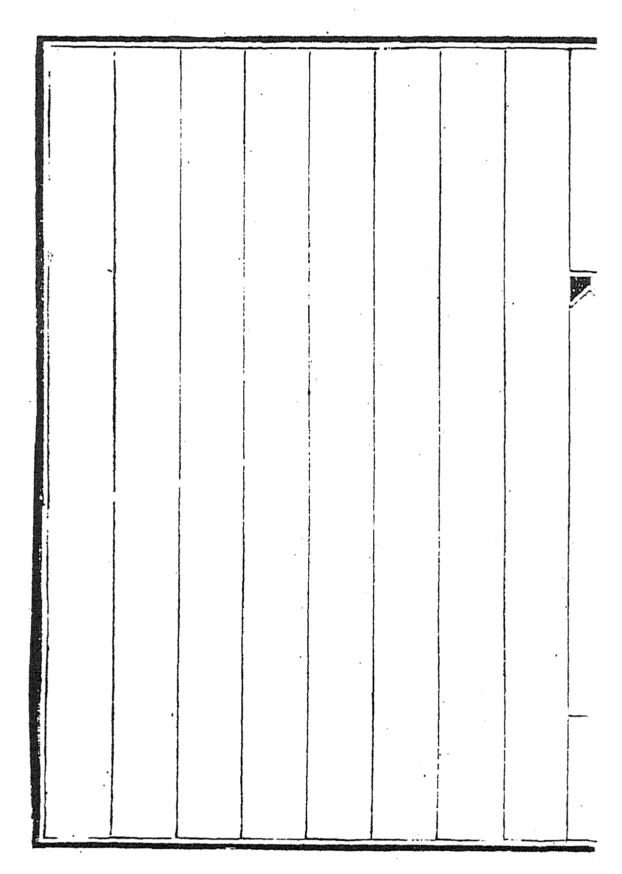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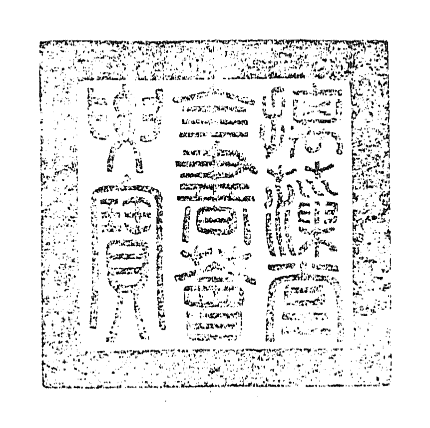
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尚書解卷三十三



謹案第十五頁前八行故變文言上帝也刊本文訛之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貢生臣左顒若